

第82集团军某旅“渡海英雄连”——

能攻善战 勇当“主攻”

■罗天阳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王德赛

★胜利之光·一线寻访

秋意渐浓，第82集团军某旅“渡海英雄连”官兵又一次站在“腊子口”前。

眼前的“腊子口”，是一片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模拟城镇。楼宇高耸，巷道纵横。城镇进攻战斗中，这是最难啃的骨头，是“敌人”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。

这是他们首次以主攻的身份，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“战斗”。类似的“首次”，在连队厚重的历史里有很多。每一次，他们都迎难而上，闯关夺隘，一如91年前那个风雨如磐的夜晚——

甘肃迭部，腊子口绝壁千仞，激流奔涌。担负正面主攻任务的连队官兵舍生忘死，协同兄弟部队，一举攻克红军长征北上甘陕的最后一道天险。

营地上空，那面浸染着烽火硝烟的连旗，猎猎招展。旗帜下，仿佛能看见那些舍命夺关的身影，正与今日的该连官兵跨越时空，并肩冲锋。

担当——“根子在对党的忠诚”

连队有个传统：每逢大项任务，官兵必聚在一起，重温那段用血与火写就的连史。

记者抵达驻训地时，正赶上该连项指导员做战前动员。肃穆的氛围里，时间仿佛倒流回1935年9月的甘南。

红军长征的脚步，在腊子口前受阻。这道天险，是北上的唯一通道，已被国民党军重兵扼守。当地民谣道出它的凶险：“过得了老虎口，过不了腊子口。”

关山鸣咽，河水咆哮。第一次冲锋，被密集的火力压回。紧接着，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。

多年后，一位研究战史的学者沉重地写道：“腊子口战斗的惨烈难以想象，每一米的冲锋路上，都倒着战士的遗骸。”4个小时的鏖战，连队数十名英雄血染疆场，战后生还者不足三分之一。

明知主攻意味着最大的牺牲，他们为何义无反顾？“主攻”二字，如同烙印，早已深深刻入连队血脉，伴随他们走过万水千山。

时光流转，血脉赓续。几年前一场实兵对抗，该连所在旅担任红方，意图围歼蓝方。不料，蓝方一头扎进复杂密林，打起“运动防御战”。

旅领导当即决定，派出一支尖刀部队，深入“敌”后袭扰，同时向旅远程打击火力分队提供精确坐标。这任务，毫无悬念地落在“渡海英雄连”头上。

命令下达时，连队刚

★述说·我讲战史课

在我们连的荣誉室里，陈列着一件特殊的传家宝。进门左手边，立着一块木牌，通体黝黑，布满裂痕，边角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锃亮。木牌上，4个大字遒劲有力：“由此前进”——无声诉说着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每逢新战士下连，瞻仰这块木牌，聆听它的故事，是入连教育庄严的第一课。

这块木牌，诞生于长征途中。1935年9月16日，红四团受领攻克天险腊子口的死命令，时限仅有3天！我连被赋予最艰巨的任务：主攻。

腊子口地势险绝，敌军凭险据守。下午4时，部队到达腊子口桥头。战斗刚一打响，敌碉堡喷射的火舌交织成网，倾泻而下的手榴弹在桥头铺了厚厚一层，有的

连队名片

第82集团军某旅“渡海英雄连”前身是1931年组建的红四方面军一部，1935年调入红一方面军补充兵力，当时番号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营六连。腊子口战斗中，该连担任主攻，配合迂回部队勇夺腊子口。后经历多次改编，自1937年番号确定

结束一场持续两昼夜的阵地攻防战，官兵疲惫未消……

战前部署会，连队决定由一排担任尖刀排。

夜已深，二排长来到该连田连长的帐篷：“连长，一排刚啃完硬骨头，这回，该我们二排上了！”二排长前脚刚走，三排长后脚又跟了进来，语气同样坚决：“三排请求担任尖刀！”

最终，3个排，3把尖刀，从3个方向同时突入“敌”阵地，为部队赢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战争年代，率先冲锋；和平岁月，争当主攻。军人的战场在变，“主攻”的担当，从未改变。这份担当源自何处？项指导员的话语朴素而有力：“根子在对党的忠诚，在每一次向冲锋的脚步中。”

善战——“打主攻，光有血性胆气不够”

训练间隙，该连的野外靶场围满了人，大家都在观摩一款新型移动靶机的测试。

这靶机，不一般。不仅能沿着轨道左右滑行，还能在人的操控下上下伸缩、灵活转向，更加贴近射击目标的实战动作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这装备的“巧思”，竟出自该连官兵之手。

“看着简单，加装几个部件，改布几条线路。”该连田连长指着靶机解释，“可上了战场，这点点小改动，往往可以发挥大效能。”他顿了顿，“这思路，其实是从小腊子口那场血战里悟出来的。”

当年腊子口，前三次强攻失利，伤亡惨重。杨信义、胡炳云意识到，硬冲不行，得变招。

他们迅速调整战术：变单一的正面强攻，为多点分散突击。组建敢死队：一支继续在正面佯攻牵制；另一支则趁着夜色摸到桥下，蹑过冰冷的腊子河水，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桥底向上仰攻。

果然，这一战术奏效了。局面僵持之际，4名战士摸黑上岸，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。胡炳云见状，带领又一支敢死队冲上桥头，一举夺占了桥头堡。

战斗中，该连还采取攻心喊话、伪装接敌等战术，帮助大部队取得最终胜利。

“打主攻，光有血性胆气不够。”田连长深有感触，“主攻连，必须是善战

的连。善战，就得有脑子，讲智慧。”

他讲起连队一次“智胜”的经历。一场演练中，“敌”无人机群呼啸而至，对地面步兵构成巨大威胁。

怎么打？田连长没有硬拼。他果断下令：全连迅速转移至密林深处，精心构设伪装阵地。当“敌”无人机倾泻火力“摧毁”假目标时，该连反无人机小组早已从侧翼山后悄然出击，精准锁定并“报销”了弹药耗尽准备返航的“敌”机。

“面对强敌，硬碰硬是血性，巧取智胜，更是本事。”田连长说。

在该连，记者看到越来越多的“智取”：承担某装备试点工作，摸索出5项实用的协同新战法；为适应城市作战，大胆打破传统班排建制，实行新“三三制”编组，巧借各类模拟建筑训练室内近距离战斗战术；多款无人装备被运用到连队日常战备训练中……

面向未来战场，该连的“智战”能力不断升级。官兵常说：当年先辈们武器简陋，尚且能用智慧克敌制胜。如今装备精良，我们更应当用好手中的武器装备，攻克新时代的“腊子口”。

境界——“少了谁，这仗都难打赢”

走进该连荣誉室，一个细节耐人寻味。

一面醒目的展板，占据了显著位置。上面详细讲述了二连名叫“云贵川”的苗族小战士的故事。正是这位小战士，在腊子口战斗最胶着的时刻，主动请缨，徒手攀上近乎垂直的百米绝壁，为迂回部队开辟了胜利通道。团政委杨成武问他：“悬崖这么高，真能上去吗？”他只回答了一个字：“能！”而后，他奇迹般地登顶成功，引导连队完成了那场载入史册的“绝壁迂回”。

在展板的左方，有关于该连老连长杨信义的介绍，文字简短。

腊子口一战，杨信义身先士卒，带领敢死队反复冲锋，身负重伤。战后，因伤情严重，他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未能参加授衔。晚年，他从

红军，由此前进

■“渡海英雄连”指导员 项程

非但未退，反而倚在桥栏杆边，振臂高呼：“敌人顶不住了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呼喊声未落，他已被湍急的河水吞没……

战斗异常惨烈，我连官兵前仆后继，6次冲锋，6次受阻。每次冲锋，每次都组织敢死队。全连官兵争先恐后，义无反顾。据老前辈何光文回忆，激战过后，连队几乎人人挂彩，仅剩几位在后方提供火力掩护的机枪手没有负伤。

在连队官兵以血肉之躯发起一次次冲锋，在兄弟连队出奇制胜的迂回配合下，腊子口终被攻克！当毛泽东同志途经

向人提及自己的英雄往事，只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默默工作，直至生命终点。

功成而不居，誉满而不傲。将胜利的荣光归于集体，将战斗的代价默默承受——这是杨信义留给连队最宝贵的财富，也沉淀为连队代代相传的“主攻信条”。

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：该连从未被授予与腊子口战斗直接相关的荣誉称号。记者问及原因，从连长、指导员到普通战士，回答惊人一致：“腊子口，是几个连队并肩打下来的！功劳属于所有参战部队。把荣誉只给我们，不符合历史。”

这支在腊子口担任主攻、伤亡最重、牺牲最多的连队，战后因减员严重，不得不与兄弟连队合并重组。

91年前，该连官兵心中只有胜利、功成不居。91年后，这份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，依然在该连传承。

一次，上级分配军事中级培训名额，相邻的六连只有一个名额。该连主动提出：“六连老骨干多，更需要这个机会。我们的名额让给他们。”

某次射击考核，该连与兄弟连同台竞技。考核前，该连主动上门，派出一部分骨干帮训兄弟连的新兵。最终，两个连队分获第一、二名。

面对荣誉，该连为何总是选择“大格局”？在连队采访的最后一天，一场激烈的战斗演练，给出了答案。

“战斗”打响前，电台里传来兄弟连连长的声音：“你们主攻正面吸引，我们包抄后路！一个小时内，结束战斗！”

两支连队默契配合，目标点位被成功掌控。

硝烟未散，田连长走下“战场”，道出心里话：“打仗，从来不是一支连队的事。主攻连冲锋在前，身旁有侧翼掩护，身后有火力支援、后勤保障。少了谁，这仗都难打赢。”他望向远方，“所以，战斗来了，我们得往前迈一步；荣誉面前，就该往后退一步。这才对得起‘主攻’的分量，对得起那些并肩战斗的战友！”



此地，目睹硝烟未散的战场，对红四团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。

正是在这场用鲜血和生命开辟通路的胜利后，我们连立下了这块指引方向的木牌，庄严宣告：红军，由此前进！

91年过去，木牌裂了缝，墨字褪了色。然而，“由此前进”这4个用生命和信仰写就的大字，早已深深融入连队血脉，成为每一代官兵心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图腾。它承载着听党指挥、敢于牺牲、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。

（本报记者王德赛整理）

★回眸·我的长征观

腊子口，两山夹峙如巨锁，湍急河水轰鸣于深涧。1935年9月，敌军凭借天险筑起碉堡群，机枪火舌封锁仅容数人并行的窄道——红一方面军北上陕甘的咽喉，被死死扼住。

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临危受命，必须在黎明前刺破铁桶防线！正面战场，年轻战士在狭窄通道发起决死冲锋。子弹击中峭壁火星四溅，爆炸裹挟碎石，有人倒下，后面的人顶上去，以血肉之躯一寸寸推进。

真正的出奇制胜在绝壁之上。苗族战士“云贵川”赤着脚率先攀崖，绳索抛下，敢死队员如壁虎般在暗夜中挑战百丈悬崖。岩壁冰冷湿滑，荆棘刺破手掌，脚下深谷幽暗——没有退路，唯有向上。

当攀崖勇士在敌后山巅打出信号弹，当正面突击呐喊再次如潮涌向隘口，红色铁流两面夹击，终于将敌阵撕裂。腊子口这柄横亘征途的巨锁，于晨曦中蓦然洞开！

担任主攻的连队一次次向桥头堡发起冲锋，伤亡惨重。指导员胡炳云亲率敢死队冲锋，腿部负伤依旧紧握大刀，在桥头与敌人贴身肉搏；机枪手何光文在炮火掩护下持续射击吸引敌方火力，掩护战友沿河岸边壁潜行接敌。翻阅军史档案，悬崖绳索里绞着的草鞋碎屑与凝固血肉，无声诉说着何为“向死而生”。

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内，一盏马灯静默陈列。它曾照亮指挥所地图上那道标注“党员先锋队”的红色箭头。这微光穿透91年时空，灼灼不熄：当敌人迷信“飞鸟难渡”时，红军将信仰化为攀岩支点，人的意志才是制胜之魂。

今日腊子口崖壁石缝间，有倔强的野花绽放。这生命奇迹恰似长征精神的当代回响——当新型

作战力量在来日和撕裂“电磁天险”，当航母舰载机于云端挑战“刀尖之舞”，腊子口“以奇制险，以勇破局”的胜战基因已融入强军血脉。

群山褶皱可藏弹痕，却藏不住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比岩石坚硬的理想。他们用草鞋踏平天险，只因信仰是劈开雄关的利刃，是任何时代闯关夺隘的不灭明灯。腊子口的呐喊从未消散。它时刻提醒我们：唯有敢于征服最险峻的关隘，才能抵达最壮丽的远方。

心语回响

冲上山头，才能胜利

■中士 杨凡毅

去年演训，部队遇到一处189高地。山头虽不高，但坡度陡峭近60度，烈日炙烤下，武装攀登考验着每一名战士的意志极限。大家汗流浃背，一名新战友望着陡坡有些畏难：“班长，40℃高温，能不能歇一歇？”班长涂龙隆听完没有说话，率先向峰顶冲去。大家见状，也紧随其后奋力攀爬。

到了山顶，涂班长对战友

们说：“大家想想，当年腊子口比这里险峻多少？如果连这个高地都冲不上来，我们怎么传承强攻腊子口的战斗作风？何以告慰先辈，何以担当重任？”他的一番话，让大家深受触动，也点燃了大家胸中的热血与豪情。

“冲上山头，才能胜利！”自那刻起，这句话便深深烙印在我心中，成为我的精神坐标。

善打硬仗，善于协同

■二级上士 杨瑞

学习连史，让我深刻领悟连队制胜的“双刃”精髓：善打硬仗，善于协同。腊子口战斗的胜利，是3个连队密切协同的结果，一部主攻，一部迂回，这套战术在长征路上屡建奇功。

协同是打胜仗的关键基石，对此我深有体会。那年初队换装新型装备，面对复杂的指挥信息系统链路，大家一时难以掌握，新质战斗力生成面临挑战。

关键时刻，有战友提出：“兄弟单位与我们编制相同，他们早下发了这型装备，不如问问他们。”我们立即求援。友邻部队闻讯，迅速派出技术骨干倾囊相授，手把手指导操作。按照大纲规定，新装备如期形成战斗力。

善打硬仗是“指头硬”，善于协同才能“拳头硬”。我们必须将这制胜的“双刃”精神融入血脉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再立新功！



版式设计：杨磊
图片提供：陈显飞